

凡人心事

我去过不少博物馆，但从来没有一次，像走进八公山地质博物馆这样，从头到尾都被深深震撼，心一直是紧绷又动容的。

一进门，庄重、沉静、带着岁月厚重感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、放轻声音。大门左侧立着一块特别的“共生石”，紫晶与碗螺天然共生，一刚一柔，一石藏着亿万年的故事。只这第一眼，就让人对这座馆多了几分敬畏。

长久以来，我心里一直有个最朴素的疑问：人从哪里来？世间万物，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？

以前我想得简单，觉得生命通过一代代繁衍、一步步进化，才有今天的模样。可站在这里我才明白，四十多亿年前，生命最初的模样，只是海洋里一条微小的“淮南虫”。我们今天的一切，都是从这样微小又坚韧的起点，一点点进化、坚持、活下来

岁月留痕



“一泓清波金不换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行至中年，我未曾想过，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读懂这句话。

初到寿县板桥镇双门铺村，正值仲夏。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，我带着使命与憧憬，捧过了乡村振兴的接力棒。那一刻，站在“天下第一塘”安丰塘畔，看碧水顺着淝东干渠奔涌而下，宛如一条银色的飘带，轻柔地系在村庄的腰间。极目远眺，水天一色，沃野千顷。当地的乡亲亲昵地唤它“塘河”。

身为一名在新闻战线工作了二十七年的老兵，我曾无数次走过乡村，记录过麦浪滚滚，赞美过丰收喜悦。那时的我，是拿着话筒讲故事的人，总以为看尽了人间烟火。然而，当我真正把行李搬进村委会，把“家”落在双门铺，才明白：从“走”到“驻”，变的是身份，更是心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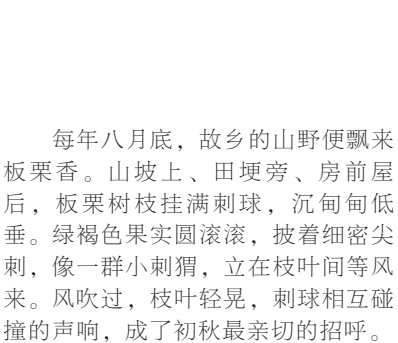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塘河边，耳畔是河水奔涌的哗哗声。我暗自思忖：这两年时光，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？这水能穿村过户，不舍昼夜，我们的工作，难道不该像这河水一样，既有奔向前的劲头，又有润物无声的耐心吗？

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初来乍到，首要任务便是盘点家底。双门铺及其周边不缺好东西：安丰塘的大米晶莹剔透，塘里的鱼虾肥美，寿霍黑猪、皖西大白鹅更是远近闻名。可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，如何让这一渠清水，变成村民口袋里的“致富活水”呢？

经过一番商议，工作队和村“两委”决定“借水行舟”，把互联网的水流，引到村庄里来。很快，“和美乡村直播间”的牌子挂了起来。

万事开头难。起初，村干部们对着镜头羞于开口，表情僵硬得像开会。所有人就一遍遍线下演练，从站姿到话术，一点点抠；流量数据上不去，大伙就利用休息时间研究平台规则，像备战考试一样钻研算法；为了拍好短视频，众人一头扎进农户家、养殖场，去闻泥土的气息，去听鸡群

往事随想



每年八月底，故乡的山野便飘来板栗香。山坡上、田埂旁、房前屋后，板栗树枝挂满刺球，沉甸甸低垂。绿褐色果实圆滚滚，披着细密尖刺，像一群小刺猬，立在枝叶间等风来。风吹过，枝叶轻晃，刺球相互碰撞的声响，成了初秋最亲切的招呼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春天，亲戚送来五棵板栗树苗。父亲小心地将它们栽在屋后侧边的空地上。从此，这几棵树成了我们哥仁的“责任田”。放假回家头一件事，便是扛锄头、提水桶，去松土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。树苗在我们眼皮底下一天天长高。第二年开春，亲戚专程来嫁接，用茅镰在枝头砍出齐整切口，再嵌上新枝。又过两个春秋，当初一尺来长的小苗蹿到一人高，枝桠四面撑开，伸向天空。第三年，

的。

整个博物馆，就像一部摊开的地球史诗。从地球初生炽热，到海洋形成；从单细胞出现，到多细胞生命崛起；从古生代海洋生物，到恐龙称霸，再到哺乳动物兴盛、人类出现，每一段都有化石、标本、场景复原，直观又震撼。

最让我挪不开脚步的，是展厅中央那柱“生物进化螺旋图”。我站在柱前静静看，地球形成、太古宙、元古宙、寒武纪、奥陶纪、志留纪、泥盆纪、石炭纪、二叠纪、三叠纪、侏罗纪、白垩纪、古近纪、新近纪、第四纪（人类出现），几十亿年的时光被压缩在眼前。每一个刻度，都是生命的跃迁；每一层地层，都藏着演化的密码。图上的标本沉默不语，却让人不敢大声呼吸。

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：我们平常活了一天、一年、几十年里，可在这

里，一眼就是亿万年。时空像被折叠拉开，眼前不是展厅，而是远古海洋、苍茫森林、奔跑的恐龙、慢慢直立的古人类。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，而是扑面而来的岁月洪流。

通往二楼的墙体上，高悬着一副巨大的恐龙骨架。站在下面仰望，我更清楚地意识到：人实在太渺小了。

地球 46 亿年，人类文明不过短短一瞬；曾经统治地球的庞然大物都会消失，无数物种会灭绝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日常刻结的得失、烦恼、焦虑，都轻如尘埃。

也正是这份渺小，让我开始认真思考：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在这座博物馆里，我好像找到了答案。

生命的意义，不只是弄清我们从哪里来，更要明白我们该往哪里去；不只是探寻生命本源，更是扛起保护地球的责任。地球用几十亿年，历经无数变迁与劫难，才让生命从一条蠕

虫，进化到今天的万物共生、人类文明，这一路太不容易。

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漫长时光的继承者。我们享受空气、水源、土地，不是过客，而是承载者；不是旁观者，而是主人翁。生命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坚守、适应、传承；我们走下去，更要懂得敬畏、珍惜、担当。

渺小不等于无为，短暂不代表无意义。正因为生命渺小而珍贵，历经亿万年才传到我们手中，我们才更要好好守护、好好生活、好好担当。

走出博物馆，山风轻轻拂面，我的心依旧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一趟不只是增长知识，更是一次灵魂的觉醒。我终于明白：万物皆有来路，生命没有捷径。懂得来路，才知珍惜；敬畏本源，方知担当。

这，就是八公山地质博物馆给我最深刻、最珍贵的一课。

心香一瓣

南瓜藤蔓牵起的手

瞿杨生

周末清晨，妻子拉我去赶早市。她在一堆南瓜前蹲下来，不挑最大的，也不拣最圆的，反而捻起瓜蒂上那截干枯卷曲的藤蔓，细细地看。卖菜大娘笑着说：“这闺女会挑。想要甜糯的老南瓜，得选藤蔓干枯的；若是藤色发青，多是刚采摘的嫩瓜。你捏捏这瓜皮，硬邦邦的，成熟度正好，错不了。”妻子点点头，又捏了捏瓜皮，这才满意地装进袋里。我站在一旁提着菜篮，看她认真挑选的模样，忽然觉得这场景比任何情话都耐看。

刚结婚那会儿，她哪里会挑南瓜。头一回做南瓜饼，买回来一个水叽叽的嫩瓜，蒸出来全是稀汤，她一口气倒进大半袋糯米粉，揉出来的面团黏得沾满五指，煎出来的饼夹着生粉芯子。两个人对着盘子笑出了泪，最后还是下楼买了两个包子填肚子。那时我们手忙脚乱地学做饭，像两株刚挨在一起的瓜藤，还不懂得如何往一处攀援、如何相互输送养分。

十几年过去，她早已熟南瓜的脾性。老南瓜要挑皮硬、藤枯、掂起来沉的。切块上锅蒸透，逼出多余的水分。糯米粉分三次揉进去，揉到面团光滑细腻，不粘手也不开裂。我后来也学会了打下手，她蒸瓜时我主动洗瓜皮、掏瓜瓤，把那些沾着黏液的籽摊在窗台上晾着。厨房里我们各忙各的，有时半天不说一句话，只有蒸锅咕嘟咕嘟地响，那声音踏实得仿佛藤蔓在暗中缓缓爬行。

记不清哪一回拌了嘴，为什么也早忘了。两个人在饭桌前沉默，一盘南瓜饼推到我面前，油光金亮，边缘煎出

人生百味

书页间的甜

任学明

前几天，我回老家整理旧物，从柜子里翻出了初二时的语文课本。书页已经发黄，随手一翻，里面夹着十多张老糖纸，顿时像磁铁一样把我吸住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中，那丝丝甜意瞬间涌上心头。

小时候，糖果稀缺，是奢侈品，金贵着呢。需凭票购买，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。过年才能吃上糖果，也是获得糖纸的“丰收”季节。

腊月十几，父母置办年货，糖果必买。我和弟妹眼巴巴地渴望多买点。买回来，只能等到除夕才能吃。姊妹几个一人只能分几块，谁也不许多拿。最高兴和期盼的是，初一早晨去磕头拜年，能抢到许多糖块。只为多得一块糖，全村一百多户都要磕个遍。谁家给的糖是橘子味的，甜得清爽；谁家奶奶心善，会悄悄多塞一块水果糖——这些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。再就是，村里有参军的回家探亲，总会带点糖块，我一听说便跑到他家里，也能得到一两块糖果。

吃罢糖块，糖纸可舍不得丢掉。先是用舌尖舔糖纸，直到没有一丝甜意了，才舍得用清水洗净，再轻轻展开，压平每一道褶皱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夹入书本中定型。过几天翻开，便平平展展的，像一枚枚彩色的书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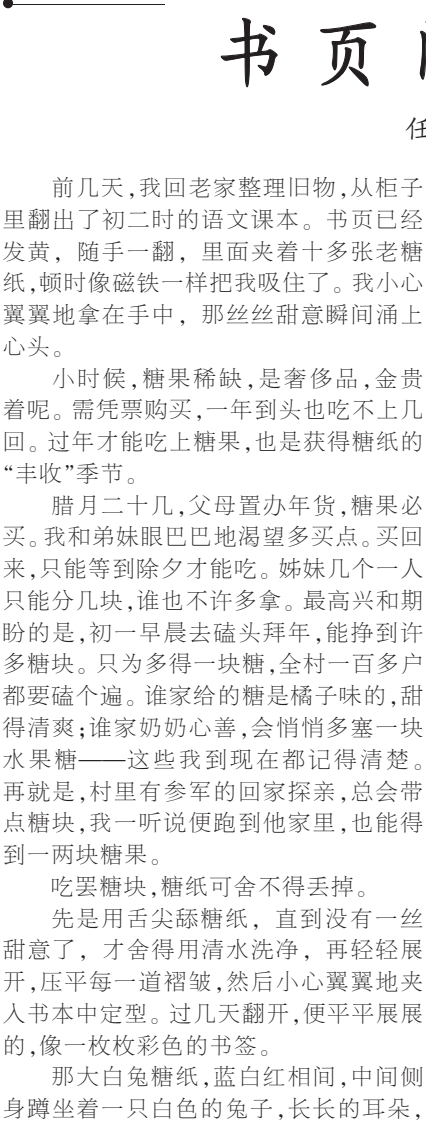
那大白兔糖纸，蓝白红相间，中间侧身蹲坐着一只白色的兔子，长长的耳朵，

一圈焦脆的褐。我低头咬了一口，软糯甜烫从舌尖一路暖到胃里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想通了。南瓜的甜从来不是果实自己的本事，是藤蔓整个夏天不声不响地输送养分，才攒下这一口浓稠。婚姻里那些看得见的甜，背后也藏着数不清的、被忽略的输送。

我放下筷子，望向窗台上晾着的南瓜籽，它们正被夏末的日光晒出细密的纹路。妻子收拾着灶台，她腕子上被油星溅到的痕迹还未褪尽，手却已经在擦拭锅沿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有太多这样看不见的“藤蔓”，恋爱时的信箋、深夜的长谈、旅途中彼此递过去的那瓶水。它们不在了，但它们在暗处输送过的东西，早就长进了今天的果实里，成了皮肉的一部分。

如今妻子挑南瓜，总是一眼就能认出哪些是挂藤足够久的。我看着她捏皮、掂重、翻看瓜蒂的样子，心里明白，这些年她教给我的何止是挑瓜。一个眼神、半碗剩饭、煎饼时记得少放糖，这些日常里长出来的默契，不正是当下还在悄悄生长的藤蔓么？藤蔓枯了，甜还在；日子久了，情分倒更稠了。

那碟南瓜饼在桌上渐渐凉下来，焦香却满屋不散。我伸手又拿了一块，这一次没有急着咬，只看着它金黄的圆面，宛若一轮被妻子亲手托起来的月亮，温润、圆满。我想，往后余生还长着呢，我们还会一起去早市，她还会蹲下来捻起瓜藤细细地看，而我还站在旁边，看她看懂一整个时节的丰饶，也读懂一段婚姻里最朴素的真意。



红红的眼睛，憨态可掬，绿色草地环绕，小小的糖纸好像是兔子的世界；那红虾酥的糖纸是蜡纸，红色主调，剥开糖纸，便能嗅到花生与芝麻的香；那水果糖纸，印着苹果、桔子、樱桃，还有的印着“毛主席语录”或者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里的人物。我们这些孩子中间传着一句话：“七颗大白兔就是一杯牛奶。”心想要是每天吃七块糖该有多好。看着这些精美的图案，馋虫也被勾了起来。

糖纸不只是自己攒着欣赏，还可以和同学交换，做游戏。

一张稀有的“米老鼠”糖纸，可以交换多张普通糖纸。游戏有吹糖纸、拍糖纸、扔糖纸等。课间，我们在长条课桌上吹糖纸——两人一组，把糖纸搁在书桌这头，鼓足一口气使劲吹，看谁能不偏不倚地吹到那头。吹偏了、掉地上了，都算输。有时也拍糖纸，手掌一拍，彩色的糖纸上下翻飞，像跳舞。还有扔糖纸，比谁扔得高、扔得远。放学后我们在院子里扔，糖纸在空中飞舞，像一群彩色的鸟，缤纷好看。方寸之间的彩纸，为我们童年增添了无限欢乐与亮色。

现在的糖纸比过去漂亮精细。但这些老糖纸，承载着深厚的时代情感与文化记忆，让人难以忘记。超市里的糖果，啥口味都有，可我总吃不出当年的那种甜。

我抚摸着这些老糖纸，心里那丝丝甜意，越来越浓。

任 跃



俯瞰“塘河” 任 跃 摄

的叫声，去摸清农产品的生长周期和饲养方式。

渐渐地，直播间“活”了过来。记得第一场“年货节”直播，我们没有选择在室内，而是直接扎进鹅舍。镜头里，油光锃亮的咸鹅挂满四周，工作队阵容首发向外推介：“这是吃着塘河边草长大的白鹅，肉质紧实！”那一晚，订单出乎意料“喇”地来了，当场销售额突破五千元。那一刻，屏幕上的数字跳动，不仅是收益，更是全村人的信心。

一年多来，队村携手，开了五十多场助农直播，把一家一户的分散力量，汇聚成了二十多万元的销售额。针对脱贫户、残疾人农户，工作队开展定向精准帮扶。肢体残疾的谭大姐曾因上百只散养土鸡滞销愁眉不展，队员们线上对接当地餐饮企业，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，还推动建立了长期收购合作。当谭大姐一遍遍说着感谢的话语时，大家感受到的是信任的重

量。直播间里，不仅带货，更“带”政策。面对老乡对医保、养老、产业奖补等方面的困惑，村播们不再照本宣科，而是把文件内容变成大白话，把党的惠农春风吹进了村民的心坎里。

村里的土特产，借着屏幕的微光飞向了大江南北；惠民的好政策，沿着网线传向了千家万户。而我和队员们的脚步，也像这塘河水一样，顺着沟渠流向了每一寸土地。

三

驻村日久，我渐渐明白，这塘河水不仅滋养着两岸的庄稼，更在无声中，将个人和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两年来，我在脱贫户的家中听过笑声，在皖西大白鹅的生产车间流过汗水，在秋收秋种的田野上踏过泥泞，在省农博会的展台前吆喝过乡产……我看到了村里的路灯更亮了，水泥路更长了，沟渠更清了。但比风景更美

的，是这片土地上的变化。那种铆足一股劲的精气神，才是双门铺最结实的“里子”。

一转眼，任期将满。我又一次站到了塘河的堤坝上。夕阳西下，水面上碎金万点，景色与初来时别无二致，心境却已截然不同。

驻足回望，山河为证，岁月留痕。这一渠活水，见证了我从“拿话筒讲故事”到“挽裤腿干实事”的转变。我深知，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但只要把工作队的干劲、村“两委”的千头、老乡们的盼头，像这塘河的奔流一样拧成一股绳，便没有跨不过的坎，也没有干不成的事。

任期有止，情谊无期。无论将来身在何处，只要听见潺潺水声，我就会想起这片热土。

家在河畔，河在心中。这人工天河奔涌的脉动，与乡村振兴磅礴的合力，早已深植于我的心里。这泓清波，千金不换；这段时光，终生铭记。

故乡板栗甜

蔡忠海

稍不留神，尖刺就扎破手指，渗出血珠。第二道，剥硬壳。剪开刺球后，再用剪刀在硬壳上剪个小口，借指甲力道撕开，露出裹着绒皮的橙黄果仁。第三道，剥绒皮。果仁倒进铁锅，加水煮沸捞出，稍凉，拇指指甲轻轻一刮，绒毛簌簌脱落，留下饱满光滑的金黄果仁。

板栗剥好，就交给厨房烟火。板栗烧仔鸡是母亲的拿手硬菜。锅烧热，鸡肉焗至金黄，下板栗仁同炒，香气起来时添水焖四十分钟，最后收汁调味。揭盖，鸡肉的醇厚和板栗的清甜一起扑出来。板栗煨排骨汤也好吃，排骨焯水，与板栗、几颗红枣放进瓦罐，慢炖一个多钟头，板栗香漫了满屋。

全家围坐，每人碗里都堆着板栗烧鸡或盛着排骨汤。板栗入口粉

糯，甘甜留在舌尖，一碗不够，再添一碗。母亲总说：“幸福生活靠劳动换，不辛苦哪来秋后的收成？”那时听不太懂，只觉得这味道世间最好。后来才慢慢明白，这滋味里，有全家一齐动手的忙碌，也有说不出的暖。

七年前，老屋翻修，屋后和侧边的板栗树因碍事被砍了。往后想吃板栗，只能去超市买真空包装的，再煮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母亲常叹气：“还是自家种的板栗有味道。”我知道，她念的不只是甜，还有一家人打板栗、剥板栗的忙活，还有围坐桌前分食劳动果实的那些时光。

如今，每到板栗熟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屋后那几棵树，想起青中带黄的刺球，还有枝头底下仰着脸的自己。



金辉漫城 方守安 摄